

关于生与死的报告

牟崇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生与死的报告

牟崇光

关于生与死的报告

关于生与死的报告

Guanyu Shengyu's De Baogao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0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 $\frac{1}{4}$ 插页 8

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382

ISBN 7-02-001171-3/1·1093 定价 4.10 元



作者像 一九八七年夏摄于庐山

目 录

天地无限远	1
关于生与死的报告	29
将军不下马	59
寻找自我价值的农民	76
樱桃好吃树难栽	97
站起来的农民	111
霞光曲	140
中国农民	145
老圃黄花	169
为了未来的春天	182
另一双眼睛	191
自我加压的人	206
演员——作家——总经理	216
大地在呼唤	223
信任与自信	262
一个养鱼专业户的遭遇	266
后记	291

天地无限远

一 历史在提问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平平一语，言中了悠悠千古扑朔迷离的隐隐端倪。

而今，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经过了三十年的探索、三十年的思考、三十年的挫折、三十年的磨砺……之后，冷静、严肃、认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终于在“而立”之年，勇敢地启开历史的沉重大门，将改革、开放的旗帜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高高举起……

这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又一次历史创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飞跃。飞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变革。大变革是一座宏伟广阔的大舞台，给各族人民提供了报效祖国、施展才华、释放能量的大好机会。倏然之间，炫耀以穷为荣、以我为纯的中国空前活跃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群众者，有的如鱼得水，有的观望徘徊，有的瞠目结舌，有的眼花缭乱，有的甚至喟叹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改革大幕揭开九年之际的今天，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同志和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又是怎样走过来的？他们在做和在想些什么？

二 一个村庄的回答

这原是胶东半岛上的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村庄——牟平县宁海镇新牟里村。

这个村庄，经历了建国以来的一切运动和轰轰烈烈的场面——结束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最革命的口号不知喊过多少遍，最鲜艳的红旗不知擎过多少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尽管理论上已不断提高、超越到“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境界，实际上，这里的人民仍处于贫困之中。何止这个村庄，扩而大之，占中国大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何尝不是这样？

岁月与机会，在激进的超越现实、自相摧残以及“越穷越革命”的响亮喊声中被折腾丢了。

不需过多地去叙述和渲染那时的痛心场面。当今二十岁以上特别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只要接触和熟悉农村，合上眼，那段历史会给你再现些什么？

没有比较，无法鉴别。让我顺手从这个村庄选择几个零乱镜头来说明那时的情景吧：

现任“新牟国际联合企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党支部书记黄牟平介绍说：

一九七〇年左右，他一员整劳力，拉扯三口家，拼死拼活干一年，年底结帐，只剩下一元五角八分，人均大洋还不足四角。四口人生活在上，要穿要戴，油盐酱醋，人情往来，这点钱，真是割眼药也不够！手中没钱，寸步难行！老婆的脸一年到头

像下了层霜，见了男人总是把头转向一边。孩子的脸上也缺少那种天真烂漫的表情，小大人似的，少言寡语，上街过店，总是避开卖东西的铺子。老岳父看不下去，过年时送几个钱来，黄牟平觉得五尺多高的汉子，花销老人那点血汗钱，烫手！含着眼泪回绝了……

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支部书记常宗琳介绍说：那时我这个铁打的棒汉子，一年三百六十日，汗珠子摔八瓣，到年底，只得一元六角八，平日凑凑付付过，最怕的是过年！孩子哭，大人吵，老人心烦！逼得没法，老婆只好把一张桌子拉出去卖了……

……还有更寒碜的哪！为了给集体省下三毛钱，差点被人家当成特务、坏人抓起来……那是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和会计披星戴月到海阳购买地瓜蔓子糠。夜里舍不得住大车店，便钻进一座尚未完工的风房子里过夜。不料，被提高警惕的巡逻人员发现了，几道雪亮的手电光柱聚在俺两人的双眼上。

“俺是牟平新牟里大队的。”我主动自我介绍。

“来干什么？”

“买地瓜蔓子糠。”

“为公为私？”

“为公。”

“既是为公，为什么不住旅店？”

这就难于回答了。经过反复盘查，确认俺俩不像坏人，又确无犯罪证据，只好将俺“驱逐出境”。

“宗琳，要是咱能花上三毛钱住大车店，何必丢这个人！”会计垂头丧气埋怨我。我却满不在乎，等巡逻人员走远了，俺又转身转回来，扯起一片破席，躺下来……咳！不是省一个是一个嘛！……

常宗琳顺手掏出烟，抽出一支，点上火，吸起来。他陷于沉思，然后抬起头，沉沉地说：“那时候，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黄牟平，为集体到大连去买磷肥，连抽烟的烟叶都没有，现向人家伸手要的……”可现在，他手中捏的是“555”烟，英国老字号，世界名牌，如今用外汇券买也需四元多一盒。当今，这一盒烟，顶他以往一两年的现金总收入。

还有更令人心酸的：一九七七年腊月，阴历大年三十，在这个历来是欢乐和忧愤相伴的日子里，新牟里一位残疾人在街头肉摊前徘徊，然后又悄然离去。这不是陈守田吗？解放战争在著名的塔山狙击战中英勇负伤、至今腰间尚残留着炮弹碎片的人民功臣！他连每户春节定量供应的二斤半肉也割不起，在凄冷暗淡的黄昏中消失了……这样的情景何止陈守田一人？全村半数以上的户都是如此！中国大地又何止这一个村庄？八十年代初，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沂蒙山，面对着扑入眼帘的仍然是贫瘠的土地、破陋的土房、赤身裸体的娃娃、衣衫褴褛的姑娘时，老人潸然泪下，痛心地说：“我们愧对养育、支持了革命的家乡……”沂蒙山这样，那么延安、井冈山、大别山……又怎样？西北、中南、华中、东北又怎样？

没戴有色眼镜。也不是刻意宣扬阴暗面。这是那个历史时期农村的切切实实记录。三十年的历史教训提醒我们，要尊重真实。唯有真实，才有希望。往昔想说真话而说了的人横遭非难，想说真话而不敢说的人郁郁闷闷，只有张起大眼说假话的人，竟能福星高照、官运亨通！难道，我们在这些方面付出的历史代价还少吗？！

“贫困”二字，不知压迫了祖祖辈辈多少中国人，也不知激起了多少志士仁人的愤懑与抗争！难道中国八亿农民先天受难受

苦？难道永远听任贫困的肆虐与摆布？

那么，现今的新牟里又是怎样的呢？

历史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曲折跌宕之后，终于把个“新”字还给了新牟里。这是在中国改革的伟人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八个大字赫然写在社会主义旗帜上之后发生的：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村由单一经济发展为农业、纺织业、工业、商业、服务业、运输业等六个行业二十四个工业企业项目。现今全村公共积累到一九八六年已达四千万元，人均占有近三万元。一九八七年投产的毛纺厂——与英国名牌企业“英亚毛纺工业有限公司”以补偿贸易形式合作的、总投资为二千二百万元的现代毛纺企业，生产稳定，并又着手扩建。年产值二千万元。到一九九〇年计划完成产值一亿元，利润二千万元。恒温、自动化生产线、电传机、闭路电视指挥调度生产……标志着农民已急速进入了一个历史新层次；

——这里的农业生产已进入一个新的水平：全村二百九十六亩粮田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良种化……粮食亩产连年稳定在九百公斤以上，除保证全村人口吃粮外，每年向国家贡献十多万斤粮食。而劳力只用总劳力的3%，彻底改变了过去男女老少齐上阵刨食吃的那种局面；

——一九八六年该村总收入达到六千万元；纯收入达到一千三百五十元。除向国家交纳税金外，提留80%搞公共积累，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千五百五十元。与一九七八年相比，总收入增长一百四十倍，纯收入增长三百八十五倍，公共积累增长二百三十四倍。集体富了，群众富了，一切都变了。往日狭窄、坑洼的街道，换成了宽敞、平整的沥青马路。村民住进了高楼式的花园村，户均住房面积八十多平方米，水、电、暖、煤气一应俱全。农

家那些传统的摆设和衣着也变了，取代的是：新时装、新家具、新地毯、新壁纸、新式灯具……彩电、轻骑、收录机、照像机、闭路电视、洗衣机、电风扇、电话……应有尽有。我曾问过一些年轻人：“能不能买卧车？”他们轻松地答：“买也买得起。只是咱离土不离乡，上下班近，排不上用场。好了一年正月初四开车走趟丈人家，那还不是半年闲？”他们笑了；

——收入高了，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吸引了大批四面八方的能人来落户。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有农业人口，也有非农业人口。有泥饭碗，也有铁饭碗。工程师、大学生、技术员、教师、医生、运动员……众星捧月般向这里围拢。九年来，全村总户数与总人口数均翻了一番，其中来的人中有四百多人学过专业和有所专长，进而提高了村民的素质和改变了知识结构。现任毛纺厂厂长姜元麒，便是改革大潮中通过自身革命革到新牟里来的一员。他，三十五岁，名牌大学清华工业自动化系毕业，发表过优秀论文，搞过科研，有工程师职称，全家又都在人们所向往的北京，爱人在京有正式工作。一九八六年春节间，他偶然参加了一次新牟里干部整顿大会，他被农民追逐商品生产的热潮深深感动了。他认为这是人生干一番大事业的用武之地。回到北京，他不顾亲人、同事的劝阻，破釜沉舟，毅然办理了辞职手续。一进村，他便受到了重用。前任毛纺厂副厂长，三个月后任厂长。他回忆这段往事说：“那时我豁上了。论工作，比较顺心，正带领人搞项目；论生活，也安逸，爱人家在北京，又是老干部，有依托。但我看中了新牟里这块地方，执意要来。爱人不通，我便自己转来。我想，将来两地分居，即使感情破裂，导致离婚，我也决心不动。其实她早已跟我来了，走了个自动离职的路子，户口还放在北京……应该让人家观察和实践嘛！她现在是厂保卫

科长，我的得力助手……”

自不必说村民们所追求的生活水平了。十几年前地瓜干子都填不饱肚子，孩子们常常为一块玉米饼子打架吵嘴，去大连出差还得伸手讨烟叶的黄牟平，过春节一次买进鲜对虾三十斤。这对于在北京、上海大宾馆中吃一只对虾付款十几元的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有一个生活细节使我这个胶东人感受极深：胶东本是水果之乡。闻名于世的莱阳梨、烟台苹果是这里的骄傲。仅栖霞一县，年产鲜果达三亿五千万斤。我在新牟里采访时，正值深秋，水果旺季。但我在村民家作客时，摆上来的却是不远万里而来的、价格昂贵的南方桔子、香蕉。缺者为贵嘛！收入的提高增进了人们的追求。

三 八千万中的一员、一千多万个中的一个

时代总是将她最得意的战士推到舞台前端。

人民总是将崇高的荣誉授给他最优秀的儿女。

中国十亿人口中的八亿农民，在党的改革、开放春风鼓动下，已经有八千万人从事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商品生产。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大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支力量将急剧增强。一千多万个乡镇企业经营者在率领着这支大军奋勇前进。常宗琳——山东省牟平县新牟里村“新牟国际联合企业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村党支部书记便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检验乡镇企业的水平，将乡镇企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全国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开展了评选优秀农民企业家活动。结果，从一千多万个乡镇企业经营者中评选出了十位最佳农民企

业家。全国平均三个省份中才占一位。常宗琳金榜有名，可谓佼佼者。光荣啊！

电视、广播、报刊抢先发布这一消息。贺信、贺电雪片般飞来。有名的蓬莱“新八仙”之一的陈亮还专程送来贺匾——祝贺常宗琳当选最佳农民企业家。

谈到这些，常宗琳只简练地说：“这一切都是党的政策给的。过去不也是这个常宗琳，没少胳膊没少腿，也是拚死拚活干，为什么就不行？如今全国人民有福气，党交给了农民金钥匙，党的政策带来了福音。”

常宗琳，四十四岁，人高马大，身材魁梧，天庭饱满，仪表堂堂，动作利落，豪放爽快，快言快语，掷地有声，典型的山东大汉，标准的北方人性格，一派的大将风度。

他千起事业来雷厉风行，一道霹雳一道闪，人称“拚命三郎”。一九八六年春节前在青岛与外商谈项目，责任重大，时间紧迫，急得便血，仍然坚持。协议草签，连夜赶回烟台，经有关方面审批后，再连夜返回青岛。等谈判全部结束，返回家中，急性肺炎才把他逼到床上打吊针……他诙谐地称：“国营企业是狮子老虎，由国家配给精细饲料，天不愁地不愁，飘然自得；乡镇企业好比野兔子，有人管无人问，只得穷窜穷跳，自己抢着打食吃。”

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特别长于吸收信息，尤精于接受“政策信息”。这个村子的几次飞跃，都与他抓住“政策信息”有关。一九八四年新春，他融汇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匠心独具地拟了一幅对联，书写在办公大楼两旁，以鼓动全村人民阔步向前。“审时度势不失良机、发家致富一鼓作气”。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来这里视察时，在这幅对联前面驻足良久，大加赞赏，连声道：“意义明确，胸怀颇大。”

他批评起人来十分狠。不讲情面，针针见血。即便是他的亲舅舅违犯了章程，也得必恭必敬地站在那里，接受他刀子般语言的刺割，直到作出保证为止。

就连他喝起酒来，也酣畅淋漓。酒杯高举，四周环视：“欢迎各位领导来我们村检查指导工作。这两天我感冒发烧，刚摘下吊针，嗓子也哑了，说不出话来。我向各位敬杯酒，表表俺的心意。好，先干为敬，我先喝。”一仰脖，一杯白酒下肚了。办公室主任悄悄捅捅他：“医生不是说……”他也严肃起来：“这是两码子事嘛！”说着，又站起来：“这里的规矩，三杯为满，来！”又是两杯。哪管它回到家里再打吊针……

.....

一九八七年九月六日下午，聚集在首都的十位最佳农民企业家应邀到中南海座谈。消息传来，大家兴奋异常。常宗琳坐在乳白色的面包车上，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做梦也没想到能有这一天，做梦也想能有这一天。他心底涌动着热流，思考着如何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来到中南海，他跳下车，不免朝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四下看看。这里是全世界人民都在注目的地方。时值中秋，天高气爽，绿荫绰绰，百花争艳，一泓湖水泛起金波，一座座古建筑相依相衔。多少个历史重大决策在这里诞生，多少张恢宏蓝图在这里展开……古今纵横，惊涛骇浪……常宗琳心中掀起了波澜。热流在他身上涌动。一个年岁不大却经历了农民那种千辛万苦的人，眼下感到充实了。

.....

四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政策加能人

中国有几百万个村庄？不能说其中只有十佳农民企业家所在地才能达到那种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但真正迈进“小康”门槛的尚属少数。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资源，同样的人民，同样的政策，为什么有的发展迅猛，有的缓慢迟滞呢？

我们不妨设想：新牟里如果没有常宗琳，如今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常宗琳长期被撂在一边或被压抑在那里，他本人如今又将是什么样子？

常宗琳初中毕业。下学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全面打倒、全面专政、全面夺权、天下大乱的“鼎盛”时期。他年轻气盛，不忍看着时间和财富在厮杀、争斗中白白流失，也无心同那些“革命”者随波逐流，便想外出找个工作，过过清静日子。而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的人正在热衷于结帮拉伙，扩充势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被卡住了。他又一心把身子铺在庄稼地里。只要交给他的工作，样样干得出色。他担任会计，当过生产队长，任民兵连长、大队长……实践是检验才干的试金石。群众看他公而忘私、积极肯干、头脑灵活……认定是块好材料，希望他早日顶梁擎柱。

但在讨论他入党时，当时的支部负责人却闪烁其词地道：

“他不行！”

这样一句既无内容又无根据的话，将常宗琳长时间拒之党的门外。

黄牟平忍耐不住了，他拍案而起：

“常宗琳不够条件，新牟里谁还够条件？”

黄牟平是在部队入党的，具备完整的入党手续。不料“文革”中，却被宣判为“混入党内的党员”给挂了起来。那时节群众可以随意开除党员的党籍，造反派可以随意夺权，一切都乱了套，黄牟平也无可奈何。共产党员不讲命，也只有认命了。造反派关心的是“革命”，生产却无人问津。县里来这里帮助工作的老同志三番五次找他谈话，让他出面挑起这副担子。毕竟是受过党的教育，黄牟平接过来了。稻秧冻死了，他东奔西跑去借，又去大连购买磷肥，回来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却批他投机倒把，他受不了这份窝囊气，躺倒了。倒是常宗琳上门安慰他：“伙计，当干部就得准备豁出四两半斤去！”黄牟平认定了这是棵好苗子，轮番去公社、去县，力荐常宗琳入党。不久，常宗琳终于投进党的怀抱，继而又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成了当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黄牟平的得力膀臂。几年后黄牟平深感常宗琳有胆有识、真心实意、积极肯干，便向上级党委推荐，让常宗琳担任支部书记，自己担任副书记。他诚恳地向组织上表示：“我的魄力不够，思想也不如宗琳灵活，鸡窝里打拳，小打小闹，成不了大事业，还是拉个偏套吧！”

常宗琳脱颖而出。

黄牟平的闪光行动，奠定了新牟里日后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假如常宗琳碰上那种心胸狭小、嫉贤妒能、目光短浅、抓权不放而又不学无术的人，那又将是个什么样子？

常宗琳重任在肩，决心为新牟里多出力、多流汗。他年岁不大，还戴不上“老农民”的桂冠，但农业这一行，却是滚瓜烂熟，磨爬滚打样样提得起、放得下。他对农业感情愈深，愈是观察理解得透。“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是他所铭记不忘的。然而几十年的全民大办农业的弊病与教训，他更是记忆犹新。“民以食为

天”，这是古训。这个“食”字，该是内涵着衣食住行各种需求的各个方面吧？

这些，谁心里也清楚，谁也在装糊涂：死死禁锢在农业上，集体穷，社员没钱化，人心浮动，对未来缺少信心……这能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标志？

不能再搞“单打一”了！不能再患“贫血症”了！常宗琳在学习、在观察、在思索……

新牟里地处城里，又是烟台和内地通向半岛东端的要冲，应该说，对搞工、搞商、搞副业是不陌生的。在那些“批、斗、割、抄”的年月里，尽管把搞钱与复辟资本主义等量齐观，尽管把这说成是歪门邪道，人们仍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摸摸去惨淡经营……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一跳出农业这个小圈子就活了！

常宗琳同黄牟平商量：“要脱穷，要想富，出路在工副业上。咱村临近公路，来往车辆多，办个拖拉机修配厂怎么样？”

信任是共事的基础，是成功的保证。黄牟平全力支持常宗琳的想法。

说干就干。不久花了五百元钱买了一台旧车床，拖拉机修配厂开张了。这台车床，成了新牟里商品生产的元老，立下了赫赫战功。又组织起四十多名壮劳力拉地板车，争取活动经费。干了一年，获利二万八千元。好家伙，找到财神爷了！

常宗琳不安于这第一步。这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从中获取的重要“政策信息”是，党把农民的手脚放开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世上的任何事业，都是靠手脚开拓出来的。长期浓缩在农民心中的热量，一旦释放出来，能产生多少光和热？他决心拓宽视野，扩大项目。

出人意料的是他用收入的钱买回了一辆人家报废的美式吉